

中国经典“和谐”哲学的人生价值观*

康怀远

(重庆三峡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万州 404000)

[摘要] 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生,心灵是人生的天窗,宇宙和社会映现其中。“和”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状态,与“谐”同义。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和谐,它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逐步定势为社会理想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人际关系以“忠恕仁爱”为核心,精神超越以“天人合一”为指向,通过“和合”来处理 and 对待世道、天道和人道的各种关系,所以“和”便具有既区别又联系、既互补又平衡的方法论意义和人生价值意义。中国经典“和谐”哲学是一个由多音和鸣、人心中和、人伦和睦、社会与政治协调的多层递进系统,“和”“和谐”“和合”在历史的与时俱进中遂传统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要思维方式。儒家“和为贵”的理念,道家“天和”“天乐”的主张,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运作中实现了互补互动。“和谐”上贯宇宙自然,下理社会人事,中通历史古今,具有极强的生命意蕴。中国哲学所追求的宇宙和谐、社会和谐和自我和谐最具有人生价值,具体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实践观和“以人为本”的道德观。

[关键词] 宇宙和谐;社会和谐;自我和谐;天人合一;贵和尚中;以人为本;人生价值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5-0114-05

哲学的终极关怀是人生,心灵是人生的天窗,宇宙和社会映现其中。中国哲学所追求的宇宙和谐、社会和谐和自我和谐最具有人生价值。“和”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状态,与“谐”同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它们在冲突、碰撞和容纳、交融中达到“以他平他”“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的包容、和平、求同、存异、统一、多元。“和”不是一般意义上数字的简单相加,而是事物间共处共存、共生共济、共辅共成的完整发展过程。儒家的“中和”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融洽。道家的“天道自然”论,提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人与宇宙的和谐融洽。墨家的“兼爱”论,主张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法家把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放置于大一统的和谐格局内。兵家则以“令民与上同意”“先和而造大事”“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为治军经武的重要前提,认为“和谐”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中国哲学的基本精

神是和谐,它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逐步定势为社会理想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人际关系以“忠恕仁爱”为核心,精神超越以“天人合一”为指向,通过“和合”来处理 and 对待世道、天道和人道的各种关系,所以“和”便具有既区别又联系、既互补又平衡的方法论意义和人生价值意义。“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易传·系辞下》)“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孟子》)“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老子》)等等,此之谓也。

和谐一词在中国古代,本根于音乐,用之于礼乐教化,将韵律和谐、诗乐交际内化为人内心的中和、宁静,如《中庸》所说,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进而泛化为人伦关系,比如夫妻间的“琴瑟和谐”,兄弟间的“兄友弟恭”,父子间的“父慈子孝”,最终引申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左传》襄公十一年)

* [收稿日期] 2008-04-09

[作者简介] 康怀远(1946-),男,陕西岐山人,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

“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仲长统)“遂令鱼共水,由此得和谐”。(关汉卿)这就启示我们,中国经典“和谐”哲学是一个由多音和鸣、人心中和、人伦和睦、社会与政治协调的多层递进系统,“和”“和谐”“和合”在历史的与时俱进中遂传统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要思维方式。儒家“和为贵”的理念,道家“天和”“天乐”的主张,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运作中实现了互补互动。“和谐”文化上贯宇宙自然,下理社会人事,中通历史古今,具有极强的生命意蕴。《周易·乾卦·彖传》中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种融天、地、人于整体的“太和”理想,体现了东方文化的最高价值观,是宇宙哲学向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和人伦哲学的扩展和演进。所谓“人与天和,谓之天乐;人与人和,谓之人乐”,正是对“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理论展开和发挥。因为“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保合太和也”,所以“和”就包含着涉世、处世和治世之妙用的丰富智慧,“化而裁之”于我们的实际生活,“推而行之”于我们的行为方式,“神而明之”于我们的理性认识,在“天”“人”“己”之间架就沟通的桥梁。“和”的内在性的人本主义,超越性的淑世主义,包容性的和平主义,在理性实践中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和之以乐、晓之以理和动之以情提升到哲学化的人文境界。

中国经典“和谐”哲学,主要包括宇宙和谐、社会和谐和自我和谐。人是主体性的存在,宇宙和谐的关键在于自然与人的和谐,即“天人合一”的融通与谐和。社会和谐的途径是礼的规范、秩序和实践,“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自我和谐则是要在“养心”、“正心”的心灵净化中达到道德、人格、品行的升华。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宇宙和谐的天人关系,老子用“道”作了颇具智性的阐述,其哲学的最高范畴就是他所反复论证和深刻阐明的“道”。这个“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下同)所谓“一”,实际上指的还是“道”,而“一”呢,“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惚恍”极了,神秘极了,叫人“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然而,说它“惚恍”却又不惚恍,说它神秘却又不神秘,因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用它可以观察万事万物的初始(“以阅众甫”),作为大德运行的准绳(“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道”形成于“混沌”之中,“先天地生”,它生命力旺盛,运行不止,无边无际,“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强为之名曰大”,是天地的根本。“道”的作用特别了不起,可“生一”,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当时条件下,老子以他的聪明和睿智对宇宙的生成和变化用一“道”字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作为“万物之宗”的“道”又在“象帝之先”就存在着。这就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打破了上帝创世、神宰万物的迷信,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观。而且,道还“先天地生”,而“天地”并不是物质的同义语。老子认为,只有无始无终运动不止的“道”才最有物质的最大规定性。“天地”不过是一定的运动形态,是无限宇宙的一个有限区间而已。在老子看来“道大天大人亦大”,他从整体的“天道自然”推论具体的人道和社会,思维的触角伸向“恍惚”混沌的宇宙,在“道”的高峰处俯察主体“人”和客体“天”的哲学对话:负阴抱阳,冲气为和。

儒、佛、道在人与宇宙和谐的观点上基本一致。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儒家认为,“天地生万物”,人与万物都是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宇宙万物。道家把自然规律看成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于人生实践,就要像孟子所说的那样,“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是“王道之始”,即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天灾和人祸的“王道”和谐之治。在儒家的经典里有所谓“曾点之乐”和“孔颜乐处”记载。前者是说,孔子一日让弟子子路、冉有、公西华等都“各言尔志”,唯独对曾点“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

向表示赞成,喟然而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曾点描绘的天光云影的气象,惠风和畅的格调,与天优游的境界,着实感染了时值暮年的哲学家,向往宇宙自然的热情和雅致与王羲之诸人兰亭燕集的风韵和惬意大有异曲同工之美。后者是指孔子称道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大力表彰“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而孔子自己也在践行“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自得之乐中享受人生的愉悦。其实这里透露出的安贫乐道和自得之乐,便是一种境界高远和担当大任的生命情调。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识的获得是技能的,喜爱一种东西并为之奋进,是一种情感倾向的形成;而在倾心的对象中获得快乐,这是生命的安顿、心性的超越。由知到好,由好到乐,其实正是自我生命的提升和由提升而进入的和谐境界。中国先哲们的快乐哲学是一种独特的宇宙人生体验。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曾说:“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的时候,就是幸福的。孔门的乐处,显然超越了物质诱惑和德性满足的欢愉,那是一种“宇宙般的快乐”。个体生命浑然融于宇宙之中,顿觉自我与天地为一体,此时生命短暂和欲望局限的困扰烟消云散,一如陶渊明所说的“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感慨,也道出了这样的大乐境界。“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仔细揣摩孔子这段关于“乐”的表述,可以发现,仁者寿,不是说自然生命一定能延长,而是指人在宇宙中伸展自己,演绎出生命宇宙的大和谐。

二、“贵和尚中”的实践观

“大同”和“小康”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和谐社会模式。《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就是‘大和’与‘太平’,也就是和谐的太平盛世。‘大同社会’,是儒家设计和追

求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并非“一蹴而就”“立等可取”,所以又提出较为现实的“小康社会”。“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虽然比“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低一个层次,但内涵都是地地道道和谐社会,都是礼为政体,“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大宗伯》)可见礼的教化主要是通过实践来和谐万物,所以作者告诫那些为君者:“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以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这里希望的“天下之肥”就是“国安民顺”的社会和谐。《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的和谐功能和作用就是“别异”“定伦”,确定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等级,建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结构,整齐风俗,节制财物,理顺社会关系与秩序等等。至于实现“小康社会”的和谐之治,《礼记·经解》中说:“有治民之意而无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礼器》对礼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与表现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常行的礼有三百),曲有三千(礼仪曲折的礼有三千种),其致一也(实质是一样的)。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也(正像入室必须经过门一样)。”“礼”的和谐的身份是多重的,它是理论和政体、原则和行为、横向和纵向结合的立体网络结

构和严密庞大的实践系统。

实践和谐以达“礼”,就要“贵和”以“尚中”,即“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和”是宇宙万物和社会人事各得其所、各就其位的最佳状态。实现“和”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持守“中”道,“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允执其中”,(《论语·尧曰》)以“执中”求“中和”,不“狂”不“狷”,“叩其两端”(《论语·子罕》)而取中。关于“中”的含义,孔子自己解释为“过犹不及”、“执两用中”、“中立不倚”。“中”就是既无“过”,也无“不及”。同时,孔子认为,作为标准的“中”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时中”。在实际生活中,他能灵活地运用“中”。关于从政,孔子有“中止”之说:“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孟子·公孙丑》)关于行为,孔子有“中行”之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认为中行是高于狂狷的修养境界;关于待人接物,孔子有“中度”之说:“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泰而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关于审美判断,孔子有“中节”之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等。“中”反对“过”与“不及”,肯定事物本质的稳定性,含有辩证法的因素。这样维持和规范社会人事的“礼”就真正发挥了和谐的作用,因为“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具备“中庸”的自觉和习惯,就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实践和谐之道了。

三、“以人为本”的道德观

在中国哲学中,人是和谐的主体。以人为本,其实就是人的心灵解放的呼唤,表现了古代哲人的先觉。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人能“参天地之化育”,是衡量万物的标尺。“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孔子虽然承认天命,但“不语怪、力、乱、神”,对鬼神却敬而远之,肯定性的表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说明儒家的人本主义立场就是对“以神为本”的观念的反动。以人为本的思想精髓后来被东汉仲舒精练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全后汉文》卷八十九)以人

为本中的“人”的哲学含义应包括类存在意义上的人、社会群体意义上的人、具有独立人格和个性的个人。以人为本中的“本”是指相对于人对人和物的依赖,它把人当作主体;相对于人被边缘化,它把人看作最终的本质;相对于人作为手段,它把人作为目的。这种对人的价值定位的历史尺度和强调尊重人、依靠人的先觉话语,把终极关怀直接还归于人的生存和发展,无疑是人的心灵解放的声音。这声音,一是对“民”的清醒认识。孔子曾对鲁哀公说:“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庶人即人民,是国家大厦赖以存在的基石,是推动国家航船得以前行的动力。最早出现“人本”之说的是《管子》一书:“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在这里,“人”即“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所以唐代贤相魏征经常用“载舟覆舟”的道理时时提醒李世民不要忘记人民这个根本,不然的话,将有“马上得江山,马上失江山”的厄运。以民为本的要义是,一要惠民,“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二要济民,“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礼记》);三要爱民,“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邓析子);四要利民,“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黄宗羲);五要顺民,“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程颐);六要忧民,“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陈子昂);七要富民,“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管子》);八要得民,“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

二是对自我和谐的道德体验。自我和谐涉及个体的精神世界(亦可称为心灵和谐),社会和谐关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实现二者的互动交融、联系沟通的“中和”,就能使个体的情感与理性、欲望与道德在“中节”而“乐”的心态下进入平和、安宁、充实、怡悦的“孔颜乐处”境界。这种自我和谐之“乐”由“乐己”推己及人至于“乐人”,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个体修养光大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的社会效果,促进社会和谐的健康发展。除了“乐己”“乐人”的“人乐”以外,“天乐”就成为个体心灵的和谐去贯穿打通、中和融会宇宙和谐的高层次追求。道家所谓“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宙意识强调的就

是“与天和”的“天乐”(《庄子·天道》)。这样,以心灵和谐为圆点向外辐射到社会和谐和宇宙和谐,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社会哲学、宇宙哲学基本完成了与人生哲学的通变互补。“人和”“天和”的“天人和”庞大系统构成了“心灵-社会-宇宙”的和谐整体,政治的,社会的,宇宙的,人生的。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是说人自身的和谐是从心灵开始,“首先是自己要修养好,要学习,要深思。然后由己及人,及妻子(古代以男性为中心),及孩子、及兄弟。如果自己的修养三尺高也让其他人都达到三尺高,这就是所谓的齐家。为什么用齐字?齐就是等,自己修养好了让全家人都达到这个水平,就等同了。其次,要把家里的道德伦理治家的方法再扩大开去,要治国,国不是自己的,因此是去治。最后是平天下。平是什么意思?是均衡。不是要争夺天下,而是大家都平衡、平均,这样就和谐。”^[1]比如“君子慎独”,那也是说人自身的和谐;在独处无人的情况下,自己严格约束和要求自己,其目的就是宋代理学大家张载概括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地无知,天地的规律就是它的心,人要掌握大自然的规律,包括社会和人事的规律,拿来“为生民立命”,给老百姓创造生存的物质和精神条件,这样才能算“为往圣继绝学”,使优秀的学说和传统后继有人,最后落实在“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和谐上。

要做到心灵和谐,必须经过“克己”和“忠恕”两个方面的历练。“克己”是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基础。“克己复礼曰仁”,“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克己”是“为仁”的根本前提。从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说,“仁”强调个体的责任

与义务,即“为仁由己”,包括“爱人”和“孝悌”。个体的“克己复礼”,就是约束自己的言行,遵守社会礼仪,以友善、恭敬的态度对待家人和其他社会成员。“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广泛学习文化典籍,用礼仪规范自己,以免背离正道,这是“为仁”的目标;自我修行,达到“克(好胜)、伐(自夸)、怨(怨恨)、欲(贪欲)不行焉”,这也是“为仁”(《论语·宪问》)的目标。双向目标共同作用,可以为社会关系的和谐奠定个体的思想基础。“忠恕”是健康人际交往的桥梁与纽带,是和谐社会关系得以确立的行为准则。“忠恕之道”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二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不论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底线,还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最高境界,都力主在人际交往中换位思考,“推己及人”: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首先不能做;勇于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与责任,并以自身的言行去影响他人。张岱年、方克立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道德人本主义的思想传统,把道德实践提到至高的地位,对于人的精神开发,对于个体道德自我的建立,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是为中肯之论。

[参考文献]

- [1] 许嘉璐.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Z]. 在上海浦东干部管理学院的演讲, 2006-7-23.
[2] 张岱年, 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5.

(责任编辑:朱德东)

On human value outlook of China's classic harmonious philosophy

KANG Huai - yu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News, Chongqing Three Gorges College, Chongqing Wanzhou 404000, China)

Abstract: Final attention of philosophy is life and soul is the window of life, cosmos and society are in life. Harmony is a kind of state for everything to stay in the world. The basic spirit of China's philosophy is harmonious, which gradually evolves into ideals of the society of harmon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people takes loyal, tolerance, benevolence and loving as its core, and its spirit takes harmonious society as guide to use harmony to deal with all kinds of relations, and its spirit surpassing takes nature in harmony with human beings as guidance. Thus, harmony is both difference and association and is both balance and interaction. China's classic "harmony" philosophy is a multiple pronunciations from human-based harmony to human moral-based harmony to social and political harmony. Harmony is core value and main thinking method of Chinese. The Confucianists hold that harmony is the best, the Taoists hold that harmony is optimistic.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reach harmony in interaction. Harmony associates cosmos with society and history and has strong living value. The pursuit of China's philosophy is cosmos harmony, social harmony and self harmony, which associate nature with human beings. Human-centered moral outlook and harmony practice should be enhanced.

Keywords: cosmos harmony; social harmony; self harmony; interaction of nature and human beings; harmony; human-based outlook; life value